

反思區選建制派大有可為

李斌

港事現場

區議會選舉結束，建制派得了逾四成選票，但失去超過200個議席，可謂受到重挫。區選過後，不少建制派政黨、政團，以及落選的區議員和助選團隊，難免存在一種悲觀的情緒，有些人認為是政府拖累了建制派，也有些人認為建制派此次受挫非戰之罪等等。作為一種情緒上的宣洩，這樣的牢騷可以理解，但從積極的角度看，建制派更應從挫折中看到自己的不足，才會有所進步，事實上地區工作仍然大有可為。

修例風波沒令支持度下降

今年的區選確實與往常不一樣，政治議題主導了整個選舉，更加受到黑色暴力的嚴重干擾，因此，選舉的公平、公正性一直受到質疑。不過，也不能說這次選舉不能反映社會客觀現實，完全不能被接受。從務實的角度去反思整個區議會選舉，建制派需要看到選舉反映建制派自身的一些客觀存在的不足，從中思考革新的突破，似乎對建制派未來的發展更具有積極的意義。

選後，一些建制派政黨、政團，以及參選的團隊抱怨，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不當，令建制派整體受到拖累。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存在一些失誤，導致社會動蕩和不穩，而這次區選受到嚴重影響，這不假。不過，建制派有否反思，出現這樣的結局難道責任全在政府嗎？

從這次區選的得票數字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政治議題熱，令選舉的投票率異常地高，反對派的總得票，與建制派的總得票都有所增長，總投票的選民數達294萬，其中反對派得票約167萬，約佔57%，建制派得121萬票，約佔41%。這一得票比例大致與過往所說的建制與反對派的整體支持度為四六比相吻合。也就是說，這次修例風波並沒有令建制派的支持度下降，因而說政府拖累了建制派未必符合客觀的情況。

也有些建制派成員認為，區選受挫「非戰之罪」，就是說與建制派的選舉策略、選舉部署無關，敗選主因在社會環境。這種說法同樣也值得商榷。修例風波早在半年前已開始，參選的政黨和團隊應該有充足的時間就社會整體狀況作出預備和部署，最終因沒有部署而受挫，讓對方得利，不能說是「非戰之罪」。

政治不能放一邊

筆者認為，這次區選的受挫，正好可以打破一直制約建制派地區發展的迷思，如能好好總結，壞事可變好事，建制派有可能因此得到大的提升，突破長期的四六比的不合理狀況。

迷思之一 是建制派一直認為地區工作就只是社區服務、社區建設，應該民生為主，政治放一邊。注重民生，注重社區服務是必須的，也是建制派過去一直能夠守住四成支持率的重要因素，未來仍然需要保持下

去。但是，社區工作難道就不必講政治嗎？筆者認為，這是十分錯誤的。反對派之所以可以借修例風波掀起一波政治上的狂瀾巨浪，原因就是他們十分注重「講政治」，更細化到社會的每一個環節，在學校教育、社會工作，甚至看似全不相關的環保、關懷弱勢社群等等。

而建制派卻忽略了這些，當反對派释放的謠言和歪理，大量地在社會各個環節、各種層面發芽生根，建制派仍守着民生第一、政治放一邊的教條，迅速變壞的社會環境不僅令政府受困，也要拖累建制派的選情。

迷思之二 是建制派一直只將社區工作與區議會選舉掛鉤，以選舉導向做社區工作。其結果是有一些地區工作者，在團結了他們認為足夠可以贏取選舉的任務後，就高枕無憂，令建制派長期與香港社會相當一部分的市民大眾隔絕，沒有深入溝通，未能建立起良好的關係。所以，建制派永遠只代表一部分市民，而將另一部分市民拒諸門外。這次選舉結果告訴建制派一個殘酷的事實，如果不能團結市民中的絕大多數，不能打破四六比的宿命，建制派始終會有在選舉中受到重挫的可能性。

反思這次選舉的結果，建制派如果能打破迷思，改變地區工作的思維，爭取成為大多數香港市民的代言人，這將令建制派出現大的突破和飛躍。地區工作大有可為，建制派應從挫折中總結經驗，打破迷思，振作精神，創造更好的將來。

LPR可成為基準利率嗎？

名家指點



易憲容

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改革一直在進行，但到現在為止，與成熟的市場相比，還是相差太遠，儘管名

稱上一樣，但實質內容則是完全不是同一個東西。比如早些時候中國央行的基準利率是商業銀行一年期存貸款利率，而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則是貨幣市場隔夜拆借利率，兩者完全不是一個概念。中國央行基準利率是直接給商業銀行利率定價，而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則是貨幣市場短期資金的價格，並要通過傳導機制最後到商業銀行利率上。正因為中國央行基準利率不是真正的市場化利率，所以，這種機制容易扭曲金融市場價格，對資源的配置功能自然減弱。不過，今年以來，中國央行看到這個問題，也看到了上海利率（Shibor）培育多年作用不大，所以提出了利率併軌，希望推動利率市場化改革再進一步。

商業銀行不願意

8月17日，中國央行發布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形成機制公告。8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告，明確自10月8日起新發放的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以LPR為定價基準加點形成，推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LPR定價機制改革後，在8月份首次報價，1年期LPR原來跌0.06厘，至4.25厘，5年期以上LPR為4.85厘；至今有3個月，1年期LPR累計下降了0.16厘至4.15厘，5年期則下降了0.05厘至4.8厘，央行希望以此引導貸款利率下降，讓低成本的资金流入小微企業及弱勢產業，但實際效果十分有限。單計8月和9月，1年期LPR降幅僅0.11厘，平均貸款利率在9月底為5.62厘，較6月底僅下降0.04厘。

央行的貨幣政策報告，是希望完善商業銀行LPR形成機制，通過MPA考核等方式推動銀行更多運用LPR，堅決打破銀行通過協同行為設定貸款利率隱性下限，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推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以市場化改革辦法促進實際利率水平明顯降低，健全央行政策利率體系，增強利率調控能力。可以說，央行的政策目標非常好，希望改變現行扭曲的市場利率形成機制，並不斷成熟，以此來降低整個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促進中國實體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但是，現實情況與政策目標相比還是相差較遠。一是在中國當前金融市場的利率形成機制下，對國內的商業銀行是最為有利的，中國銀行業成為全球最賺錢的銀行業。如果通過LPR讓商業銀行的貸款利率降低，改變現行利差水平及銀行利益機制，肯定會損害內地商業銀行業的利益，所以LPR若如中國央行所期望的那樣不斷降低，估計商業銀行是不願意的。

低成本資金難入實體經濟

二是中國央行引導金融市場的融資成本降低，希望讓這些低成本的資金流入小微企業、流向弱勢產業、流向實體經濟，願望很好，但要達到效果並非易事。這些年來，中國央行統計報表一直在強調有多少資金流入實體經濟，但實際的結果是流入房地產市場。本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報表，購買住房都是投資，流入房地產的資金當然不是流入實體經濟了。即使統計上可以把消費性住房購買計入實體經濟，但在沒有明確的稅收政策進行界定時，這種區分是十分困難的。所以，這些年來，中國央行一直在降低融資市場成本，希望讓低成本的資金流入實體經濟，但實際上更多地是流入房地產市場，吹大了巨大的房地產泡沫。可以說，如果沒有商業銀行的信用過度擴張，內地房地產泡沫吹大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商業銀行信用過度擴張與不斷把利率推低有關。

各級主事者牟取大利

三是金融市場利率機制扭曲，還表現為目前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機制存在管制下的利率（比如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表面上是放開了、市場化了，但相應的監管部門仍然可以用口頭指導方式讓利率在某個水平上）、準市場化的利率（限制商業銀行貸款規模來影響價格水平）、市場化的利率（貨幣市場利率）、正規市場之外影子銀行的利率等。由於這些利率的價格水平相差較大，不僅造成市場的利率形成機制嚴重扭曲，也自然會形成巨大的尋租空間。

四是巨大的利率尋租空間不僅讓中國銀行業以市場合法的方式成了最賺錢的行業，也讓內地商業銀行各級的主事者都可輕易牟取大利，而且層級越高牟利越大。最近披露出來的不少銀行業的大案要案（如華融的賴小民、工商銀行上海分行、吉林銀行、恒豐銀行等）貪污額極大，就在於中國金融業為國有佔主導，這些中國銀行業的主事者們具有無限大的權力，而且很難監督。這種無限大的權力主要表現就在於主事者掌握融資成本低的資金，用這些低成本的資金來攫取個人利益。所以，國有佔主導的中國金融業，有絕對權力的金融機構主事者，這些根本上的制度不改革，低成本的資金是否真正流入實體經濟是不確定的。

所以，推進貸款利率「兩軌合一軌」，並讓LPR逐漸成為中國金融市場的基準利率，中國央行的願望很好，但是要達到目標並非易事，央行在嘗試，有可能同樣走到上海利率之路上。因為，由目前的一年期存貸款為基準利率切換到LPR並不存在一條理論邏輯及市場的路徑。

美涉港法案旨在干涉中國內政

童誠

國際視野

特朗普簽署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和《保護香港法案》。鑒於當前美國國內反華情緒高漲，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前夕將兩項法案簽署成法，就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了。

特朗普上台以來，大幅調整對華政策，視崛起的中國為敵人，把一批極右的反華人物引入他的管治團隊，發動對華貿易戰，挑起在科技領域與中國的惡性競爭。而蓬佩奧不僅把美國外交工作「中情局化」，還與美國的其他反華政客不斷抹黑中國，包括在涉港問題上。

中國無意挑戰美國，但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成法後，中美兩國關係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新的冷戰階段。

兩項涉港法案旨在干預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是美國人在新冷戰時期的工具。

與美蘇舊冷戰不同，中美新冷戰更多涉及拼經濟和軟實力的較量，其次才是武器裝備的競賽。由於中國產能和市場都很大，國力增長持續，美國涉港法案成法對內地經濟、社會穩定和外交領域等的影響微不足

道。

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是中國的一項國策，實施「一國兩制」整體是成功的，也成為香港居民的最大公約數。但美國並不願意看到「一國兩制」能在香港順利實施，暴徒是香港當前暴亂的前台表演者，而美國人的慘和則是動亂的重要因素之一。

美國的兩項法案對香港的影響則應該比較負面。首先，法案開宗明義視香港當前的暴動、暴徒的殺人放火等為「人權」和爭取民主的行為，顛倒黑白。而特朗普甚至發表聲明，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為分離主義者張目。

法案涉及面廣

其次，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每年審視香港的自治情況和單獨關稅區的地位，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之餘，還針對深化「一國兩制」和發展大灣區等中國政府的重要政策。

此外，法案要求制裁「打壓香港基本人權的人士」，涉及面還很廣。企圖通過威脅手段，約束特區政府止暴制亂的努力，公開支持中國境內的分離主義

不能再迴避廿三條立法責任

新界社團聯合會副會長 陳平

參政議政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早前以《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為題撰文，重申在特區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相關執行機制，天經地義，也有實際需要。惟香港尚未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也未設立相應執行機構，是近幾年來「港獨」等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活動不斷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

5年前違法「佔中」，無論是歷時79天的規模、帳目及捐款細節的含糊不清，以及西方勢力肆意就香港

問題的興風作浪等，都令人質疑外國魔手一直在背後策劃生事，意圖在香港挑撥動亂，破壞「一國兩制」，從而遏制中國的發展。

的確，當年所謂用「愛與和平」的集體犯法，然後共同承擔罪責的構思，根本徹底失敗，相反那種「違法達義」的歪理成為了暴徒的「護身符」，目無法紀的「港獨」思潮更滲透社區，入侵校園。經過5年的發酵，今次的修例風波變得更具殺傷力，以美國為首的外國勢力，由以往躲在背後搞小動作，到如今公然扶植新興反對派組織、頻頻接見本港反對派政客，甚

至提出所謂《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試圖向特區政府施壓。

香港回歸22年，奈何我們仍未履行憲制責任就基本法23條立法，變相縱容外國黑手肆無忌憚干預香港。此外，黃媒和西方傳媒一直淡化暴徒的違法惡行，只把責任強過特區政府和警隊，更加令香港困在暴亂和仇恨的死胡同中。為保國家安全，包括保障700萬香港市民在內的生命財產安全，全港市民有責任止暴制亂，而香港也不能再迴避23條立法的責任。

「蔡賴配」的成因及風險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海峽觀察



結合的「蔡賴配」，韓國瑜評以「潘金蓮與武大郎蓋同一條被子——頭齊腳不齊」為喻，形容兩人不能齊心、各有盤算。

民進黨必走的選戰布局

相信在接受成為蔡英文的副手之前，賴清德一定經過一番天人交戰的掙扎時刻。他一方面必然深覺民進黨的初選過程不公，充滿人為算計及因人設事，因此敗北之後心有不甘；另一方面，以他對政治念念不忘的衝動，倘若沒有在這次大選為蔡英文出力，恐會在未來的政治布局中「被動缺席」。尤其以賴清德的政治資歷與派系龍頭地位而論，若輔佐蔡連任成功，定將為他挑戰2024大位增添利基。易言之，賴清德在黨內初選慘敗後，眼看未來數年沒有任何政治角色或職位可以扮演，在此之際，蔡英文再派出陳菊力勸賴清德，促其接受副手搭檔。這項安排，對賴而言，一則

藉「共赴團結」的名義化解黨內同志對他的芥蒂，二則也為自己未來更上層樓之路鋪陳可能，三則為新潮流系保持黨內最強派系的氣勢。

至於蔡英文為何最後會選擇她不太喜歡的賴清德來搭配？主因之一在於藉此穩住「獨派」的選票。蔡藉副手之位找賴搭檔，係收編最具威脅的賴，又考量希望借重賴的高人氣，穩住深綠票源，化解「獨派」人士對她的不滿。事實上，倘若不是蔡英文年初的民調過低、甚至影響立委選情的話，蔡不一定會選擇賴當副手搭檔，畢竟「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要而言之，蔡之所以不計前嫌找賴搭檔，主要原因包括：一、藉此「收服」賴清德，二、順便收納「獨派」陣營在此次選戰的選票，三、若當選後副領導人反正沒有太多實質的角色可以扮演，蔡不必再擔心賴的拉扯。

一言以蔽之，蔡為了拉攏「台獨」教義派基本盤而選擇賴為副手搭檔，賴則礙於派系壓力及個人前途而願意屈就，很明顯有各自盤算，其實兩人間的心結很難化解。不過話又說回來，「蔡賴配」是民進黨必走的選戰布局。因為在「團結」的號召下，即使年初蔡、賴在黨內初選比拼互嗆之下，賴清德仍必須在此場大選中，扮演「輔選大將軍」的任務角色，不僅要協助蔡勝選連任，也須輔助民進黨的立委席次要在立法院過半，此更是賴出任蔡的副手搭檔的關鍵。

搭檔有其政治風險

然而，蔡英文選擇與賴清德搭檔，仍有其政治風

險。因為賴曾宣示自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深綠色彩強烈，這對當前已經冰凍如霜的兩岸關係僵局，無疑將會走入更難解的死胡同，這對「蔡賴配」爭取中間板塊與經濟選民的票源支持，恐怕是不小的隱憂。易言之，「蔡賴配」固然可以凝聚深綠選票，但也令人擔心，將來「府」內高層的「獨味」將會更濃，若因此牽扯到未來的兩岸政策，是否會讓兩岸對立更加激化，和解的空間為之緊縮？

總之，蔡英文始終小心謹慎地不去碰「台獨」的紅線，因這不是蔡或民進黨扛得起的，賴清德的角色就變得很微妙。賴在當「閣揆」及日前出任蔡的副手搭檔後均自稱是「台獨」工作者，但賴現在是副手、是備位，一旦當選，便有「台獨」工作者領導台灣之虞，是否代表民進黨2020大選的兩岸論述已從「去中國化」「抗中」「暗獨」，轉為高調的「台獨」？其實，賴刻意在臉書對自己的「務實台獨工作者」立場作出澄清，主旨在於避免讓他人鮮明的「台獨」立場對蔡英文的選情產生「扣分」作用。本來「獨派」把所有的希望寄託在賴清德身上，現在賴為了配合蔡英文、顧全大局，不得不用「中華民國」外殼，掩飾其「法理台獨」的居心，並隱藏其「務實台獨」的身分。實際上，「蔡賴配」兩人在意識形態的雷同，卻讓他們之間의互補變得無足輕重。的確，一個走「暗獨」，另一個走「明獨」，只會讓他們的「獨性」愈來愈強。若「蔡賴配」一旦勝選，一暗一明推動「台獨」，大陸勢必將傾力加以制約與阻擋，則台海將難免出現劇烈式動蕩。